

紐約行有感 ?李光第 (大傳三)

瀛苑副刊

一月廿四日，大年初一的下午，在台灣還洋溢著濃濃過年氣氛的同時，我帶著兩大箱行李，和所有關心我的人的期許與祝福，飛往紐約參加第廿三屆「世界大學先生小姐」比賽及親善訪問活動。

世界大學先生小姐比賽，是由創立統一教的南韓文鮮明牧師在1978年於日本首度倡導發起，並且由大學原理研究會(簡稱CARP)主辦。起初只是日本的國內性比賽，參賽者都是日本的大學生，自1982年起開始擴大舉辦，逐漸變成世界性的比賽。比賽的重點和一般選美活動不同，強調的是「純潔與美麗」，文鮮明牧師希望藉著這樣的比賽交流，能超越種族、民族、國家之間的藩籬，增進各國間的友誼。

其實，把這項活動稱之為「比賽」我覺得並不恰當，因為在活動進行的幾天當中一點兒也感受不到比賽的氣氛。我們和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代表每天玩在一起，打打鬧鬧在一起，一有空大夥兒就一塊兒唱歌跳舞，感覺就像是參加救國團的夏令營。這項活動的英文名稱叫「Mr. and Miss University Beauty Pageant」，「pageant」這個字有「慶典」的意思，到了紐約，我才發現我其實不是「出國比賽」，而是來參加一場「美的慶典」。

參加比賽和參加慶典的心情就截然不同了。我和一同參賽的台科大企管系四年級徐慧君同學都不禁想，既然是「出國比賽」，好像就應該「得冠軍，拿金牌」才能「光榮回來」，再加上去年保險系的黃莉智學姊才得到世界大學小姐第二名，為國爭光，因此我們其實都肩負著不小的壓力，深感不能辜負全體國人之付託。但到了國外才發現完全不是這一回事。

其實這項「世界大學先生小姐」比賽，規模並沒有想像中的盛大，這項活動的主辦單位是「大學原理研究會」(簡稱CARP)，目前的世界CARP會長是南韓的文顯進先生，他是統一教總裁文鮮明的第三個兒子。CARP每年都會舉行年度大會，宣揚純潔的愛、理想家庭和世界和平的理念，在為期大約五天的時間內舉辦一系列活動，而我們參加的比賽只是其中的一項類似暖場的活動。

由於這項活動的性質其實只是一項很單純的民間交流，因此在世界各國得到的關注都不如在台灣這樣受到重視，甚至去年得到大學先生第一名的韓國先生告訴我們：「去年我得到第一名的消息，在韓國除了我爸媽以外，沒有別人知道。」聽得我和慧君嘖嘖稱奇，不過也因此，我們完全卸下了準備比賽的緊張情緒，放鬆心情來享受這場「美的慶典」。

這次共有十八國的三十名代表參賽，許多國家的學生代表都是CARP的會員，有些國家甚至是用遴選的，直接推派CARP的會員與會，並不是像我和慧君一樣，先在國內比賽脫穎而出後才得到參賽資格。參加這次活動使我真的感受到世界大不同，光是看待一項活動的眼光，在世界各國間就有截然不同的差異。

由於CARP一向提倡純潔的愛、理想家庭、等待真愛的理念，反對任何婚前和婚外的性行為，因此這次參賽的各國大學生代表，也和我們原先印象中的外國大學生有很大的差異。原本經由好萊塢電影中的印象，總以為外國大學生的性觀念非常開放，諸如一夜情、交換性伴侶等行為都不足為奇，不過這次一去才發現事實不然。

在國外，由於CARP長年來的努力，在大學生中已經逐漸獲得迴響，愈來愈多人能認同「純潔的愛，愛得純潔」的理念，愈來愈多人服膺CARP推動的「等待真愛」的信念，在外國有愈來愈多的大學生願意許下「True love waits, true love lasts.」（真愛要等待，真愛才會長久）的諾言，相較之下，我反倒覺得國內大學生開放的性態度似乎有點過頭，因為在國外，大家都愈來愈能體認到愛滋病的可怕，「保守」反而是一項趨勢，「開放」，卻是一項漸趨落伍的表現。

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第一階段比賽進行「自我介紹」時，美國先生告訴大家，他今年已經廿一歲了，但仍然維持處子之身，但是他覺得很光榮，他也從來不避諱告訴別人這一點。因為他認為，只有當他找到真愛的人，許下婚姻的承諾之後，他才能真正享受兩性之間的性愛，要不然就是對自己不負責任的表現。

另外一位坦尚尼亞先生也告訴大家，在非洲，在坦尚尼亞，每天都有數千人死於愛滋病，每天也都有數百名自母體感染愛滋病的嬰兒出生，生長在這樣的國家，他有深切的體認，只有每個人都信守「純潔的愛」這樣的理念，才有可能阻止愛滋病的蔓延，並且更進一步找出根治的辦法。

他們兩位的演說都贏得了滿堂彩，相形之下，我和慧君的演說就太拘泥於「自我介紹」的形式。我們談了很多有關於自我生涯規劃的東西，與其他各國參賽者以全世界為關懷重點的主題相比反而顯得很狹隘。

比賽的第二階段進行的是才藝表演，我表演的是龍形劍法，慧君表演的是扇子舞，我們這兩項帶有濃濃中國風味的表演贏得了外國人的高度興趣，許多外國參賽同學都不時把我的劍和慧君的扇子借去比劃把玩，展現了他們對中華文化的好奇。在表演完後，還有很多外國觀眾向我們致意，表示很欣賞我們的表演，此時我突然有點慶幸這次大陸代表因為沒拿到簽證而無法前來，我們因而可以獨享中華文化的「正統」地位，我在想，如果這次大陸的大學生代表也與會，不知道會是怎麼樣的情況。

比賽最後結果是由坦尚尼亞先生和菲律賓小姐得到桂冠，我和慧君雖然沒有得到獎項，不過我們贏得了很多寶貴的友誼，贏得了難忘的經驗和美好的回憶，獲益匪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們很努力地讓外國朋友知道台灣的存在，傳達了台灣兩千多萬人民的聲音，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不沉默，擁有發言的空間，我想這也是我們為國爭光的另一種表現方式。

這也是我此行中一個很深的感慨，「台灣」兩個字在國際社會上的知名度並不高，甚至，這次我們的「官方身份」是「中華台北先生小姐」，而非用「中華民國」或「台灣」的名義。在國內時，雖然我們很自豪擁有輝煌的經濟奇蹟，然而我們在文化上卻沒有什麼能夠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，許多外國朋友也弄不清楚兩岸之間的關係，而誤以為我們是來自大陸的代表。

我印象很深的是，有一次和幾個外國參賽同學圍坐在一起閒聊，大家說起最能代表各國的東西，尼泊爾同學說「我們有喜馬拉雅山」，巴西同學說「我們有足球和亞馬遜河」，荷蘭同學說「我們有風車、鬱金香、梵谷和林布蘭」，正當我盤算著該說什麼來代表台灣的同時，克羅埃西亞的同學搶著幫我說「你們不是有長城、李小龍和孫子兵法嗎？」

聽到此話，我哭笑不得卻不得不大費周章地向他們解釋兩岸之間的差異，換來的卻是每個人一知半解的表情。最後，想了很久，我才告訴他們「你們看過臥虎藏龍這部電影嗎？這部片的導演李安贏得了今年的金球獎，他是我們台灣的驕傲。」

我們被誤會是大陸代表的事情一直持續了好幾天，甚至到了最後一天大家要道別時，有點搞不清楚狀況的韓國小姐還依依不捨地告訴我「我們兩國距離很近，我去過你們的國家兩次了，今年我可能會再去北京，希望我們會再見。」聽她說的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反應好，雖然後來澄清了誤會，但還是感覺「中華民國」或「台灣」在國際社會的地位，真的很渺小。

政府多年來一直高喊要走向國際化，為了打入國際社會，也著實花了不少金錢和心力，然而成效卻是如此有限，不禁覺得有點悲哀。其實我們對國際社會的關注真的還不夠，每天看電視或報紙，往往國際新聞少得可憐，可能非洲因為一場瘟疫死了數百人不會見報，然而台北某條小巷死了一條狗卻會成為新聞，這一次出國真的深感台灣本土化有餘，國際化不足，我們真的應該多關心國際社會，如此一來，也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關心和了解。

